

提笔气短

庚子正月初五日夜，通览《经典碑帖释文译注》一毕，其时夜已三更。秦汉至宋元千五百年间碑帖典范之作历历在是，加上编者释注译文，煌煌七十五万言，厚而古，清而腴。开卷如神游仙人洞府，眼前千峰错列万壑潺湲，闭上书，又如刚刚从聊斋里的高门大户走出来，回头一望野墟荒丘空空荡荡，纸上烟霞书中云岫了无踪迹。然而，空空荡荡也是空洞清明，心间虚静自适，不着一点尘灰。近岁读书多如此类，所得在有与无、似与非、通与塞、蒙昧与光明之间。

昨年何日打开此书，已然忘记。计阅读时日不下大半年，多在清宵人初静之时，伴着冷冷风雨声或清淡月色，挑灯展卷零零碎碎读，一日品味揣摩三五页，不能再多。我并不习字，读碑帖只是兴致，也可涵养气息与性灵。古碑旧刻，茧纸家风，有神护鬼卫，有气韵、风神与古人呼吸在焉，有道在焉，文章也是神品逸格，读得久了，于艺术相通之义也有所会意。写文章的人，追摩古今绝妙文章之外，当博览历代碑刻、法书、绘画、音乐、戏曲、雕塑等等艺术姊妹之菁华，兼收之，揉搓之，萃取之，贯通之，融入自家意思，出而复入，入而复出，方能化为自己笔下文章山水。

写文章的人，一艺之外若能兼擅其他，则如鸟生双翼，如周伯通左右互博，文章艺术各开一片生天。少年时，有三五年曾于故园瓦屋纸窗下，照着字帖鬼画符，谈不上临摩，只为把红蓝方格稿纸上的字写得端正一些。像许多鲜克有终的事情，后来在电脑上写作，书法的事自然就荒废了，笔走纸上如细雨穿林打叶的沙沙声越来越远，也让我时常怀恋。不习字，不动笔，字也就写得拙劣无章法，乡人所谓“像柴棍子戳的”。不学书，也无以言，于碑帖鉴赏，也就仅知字大字小、墨黑墨淡而已，于是越发深悔当年懒散无远见。而今半生已经埋进黄土里，几次动念临帖习字，无奈每每提笔气短，纸非纸墨非墨笔非笔，心手相掣。想起虞姬《项王歌》，少年意气尽，提笔气短奈尔何？

窗外寂静荒凉，无鸟鸣无犬吠，无车马也无人迹，仿若一座空城。自去年岁末至今，新冠肺炎暴发，华夏乐土人心惶惶然。白日大道上人迹屈指可数，都戴着口罩低头默然而行，逢人远远相避唯恐不及，眼睛里有无数意思。庄子与惠子濠梁观鱼之问答，可反

其意以观疫情下的人心。

自除夕以来，日夜阖门如隐者，刷手机关注疫情之余，读古人书，思今日事，得饱睡，得十二分闲暇，得大把时间看电影听戏读书写文章。若非疫情汹汹，可谓难得逍遥。此前数日，疫情尚未明朗，《向度》民刊约作家写新年寄语，为写数十字：文能寿世，亦能寿人。祈愿天官赐福周遍苍生，祈愿笔、砚、纸、墨诸神加持作家和读者，祈愿心无滓秽虚室生白。

今夜重读，感慨良多。人间的事，难以测度更难以看清，只有古人文章法书艺术珍品，如案头菖蒲窗外老松，意思闲闲，风雨不惊，聊可慰此红尘芥子之身。

寂 荡

从故纸堆里钻出来，抬头望见东山之上把吴钩低悬，洁净如霜雪，闲静若有所思，春风迢迢投入怀抱，温软似柳烟，似猫毛，似冰肌，似年少往事，似手中古卷。开卷有戏，百千古人张幕布燃蜡烛你来我往唱皮影，闭卷曲止，锣鼓声歇，皮归于皮影归于影骨归于骨。忽觉千万年大好人间无非寂荡，空寂的寂，板荡的荡。

在《梁书》的结尾留白处，我这样写：

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夜读完《梁书》，其时一城新声与梦呓。南梁一代，良相、悍将、英雄、名士应运而生层出不穷，太祖萧衍盛年时也堪称英主，终因佞佛破国亡身而为天下笑。古代帝王自称佛弟子者不在少数，似梁武帝萧衍这般迷痴沦陷以至万劫不复的，青史上却只此一人。曾巩写《梁书目录序》，纵横跌宕千余字，于萧衍的文德武功片字不提，只冷冷批判其佞佛，隔着一千五百年光阴，听来仍旧如当头棒喝。人虽各有好尚，但岂能不慎慎？又，梁武帝封建子侄为藩王，侯景之乱起，诏天下勤王，各地诸侯王纷纷应诏起兵，侯景其时胆肠已破贼心已死，即将解围而走，众诸侯却拥重兵隔水坐望成败，终使竖子得逞其志，观之令人浩叹。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代，帝王之子幼稚时乃至仍在襁褓中，即出镇四方为藩王，藩镇的人权、财权、事权、军权都掌握在僚属手中，权柄下移，日久渐生异心，这也是南朝时局多震荡、国祚均不久长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《南齐书》之末，我补缀的几个字是：

自昨年看完《宋书》，年末至今春，握齐、梁二史对读，通览一过，合上书已是桃花初发时节。麦秀于野，草蓬于泽，桃李嬉笑春风里，我沉浸史书

月光城 散文

储劲松

提笔气短

多年，不问花谢花飞，也混沌不知老之将至。江左风流，一改三代、秦、汉的朴鲁，纵酒谈玄以为风尚。所谓风流人物，说起来好听，实际上是一群借着酒劲发奇谈怪论的人，是在离乱中苟且偷安的消极避世者，他们又直接推动世风日渐浇薄，礼乐断崖式崩坏。哪一代没有英雄豪杰？只是风云际会不到，人物老于沟渠草莽之间，沦落无成，念之可悲。风流都作鸟兽乱云散，黄纸之上，只有白骨森森叫人触目惊心。乱世的史，读来徒然沮丧人的心志。

《诗经》里有《板》《荡》之篇，所谓“上帝板板，下民卒瘁”“荡荡上帝，下民之辟”。也就是遇到残暴昏庸的帝王，或者生在乱离末世之中，草民生不如死。南北朝以前的史籍，常常尊崇和怀恋三代之世，又常常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。夏商周三代多圣君不假，然而昏暴的帝王也并不少。是因为写史的人宅心仁厚么，或者是出于教化生民的需要？抑或如同一个人颓然老去，当他靠在墙角闭目追忆似水流年，从前那些丑的、恶的、伤心、落魄的人和事都蒙上了一层温情的窗纱，想起来的都是美好与良善。

二十四史里没有黎民百姓，只有帝王和贵族，《诗三百》里却多有草芥之民活泼泼的言语行止。《诗经》被列为经，以别于史，前贤如此分类是有卓越见识的：经典如金玉，万代尘埃也掩蔽不了它们的草木气息和晔晔光芒。

文心也是佛心

东坡是圣僧转世，其品、其格、其为人、其为官、其字画、其诗词文章，天然带佛性。

题跋一体，古已有之，如周武王时硯铭，“石墨相著而黑，邪心谗言无得污白。”如魏季子白盘铭文，“……王赐乘马，是用左王；赐用弓彤矢，其央。赐用戍，用政蛮方。子子孙孙，万年无疆。”金石书画诗词文章，品鉴、记事、考证、论赞之碎语闲言，或标于前，或识于后，发乎情，而止乎艺。如虫蛀木，如风吹水，自然成文，本不求工，所以能工，本是无意为之，往往成为后世经典。往往十数字手帖，世世代代题而又题跋而又跋，龙头骧尾，洋洋大观。

有宋一代，苏东坡黄山谷二人，文才既高八斗，江湖地位又崇，兼是个中妙手，双双推其波扬其澜，题跋文章，遂成士夫风尚。

昔年，汉武帝读司马相如赋，飘飘然有凌云之志，我读《东坡题跋》，如闻虫鸣鸟啭小河淌水，自然宫商，意思萧散。《跋黔安居士渔父词》说：“鲁直作此词，清新婉丽，问其得意处，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其玉肌

花貌，此乃真得渔父家风也。”《跋草书后》云：“仆醉后辄作草书数十行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。”月夜一行行读来，以为毛发骨骼中尽是山林水泽，有鬼神飘飘忽忽来往其中。

昨年过中原息县，在濮公山下，父老言，东坡曾过此去黄州，见濮山拱翠古树高藤，题“东南第一峰”，言语间有矜骄之色。其实，峰不过四百余尺，不敢望眉山项背，遑论荆楚巍巍乎高山。文人心性，率性而题之，不可拘泥较真。文心也是佛心。

东坡喜佛，甚至佞佛，自称佛弟子，也喜论佛经，只惜此类题跋有木塑呆气，面目稍稍板滞。

大云起雨

天地茫茫，人间一白，《小仓山房尺牋》文骨清苍，笔墨秀润，也是一卷冰雪。冰雪天读冰雪文，觉春气满纸，心间草色茸茸杂花生树。

一如画狐写鬼图神状妖的志怪之文，始自秦汉、盛于魏晋，本是小道，到了清初的蒲松龄，旧曲填新词，翻成绝妙文章，滥觞于魏晋，扬波于苏黄的尺牋小品，到得袁子才手上，仿佛荒村野店中的垂髫小丫头出落成娉婷曼妙美少女，更具姿容，更具仪态，更具风致，还有了临去秋波那一转。二百零三封书简，见山见水，见情见性，见才见识，见胸襟见赤心，不忍匆促饕餮，眉批旁注圈圈点点，以为红尘清课，藻我尘面雪我俗念。苏东坡说他自己的文章，“如万斛涌泉，不择地而出”，袁枚尺牋，则如大风舞雪大云起雨，磅礴恣纵，写来酣畅，读来痛快。

袁氏尺牋中所述，无非是与旧雨新知问暖嘘寒谈论论文的来往唱和，无非是大妻小妾儿儿女女柴米油盐的散淡日子，无非是举贤荐才看山望水伤老感逝的人生枝蔓，俗人写来，必如村妇站锅台边叉腰数落丈夫儿女，细屑琐碎絮絮不尽，让人浑浑昏昏，袁枚点俗石而成金玉，拢芥子而成须弥，小小书简乱云飞渡含章蕴藻，非雄俊之才不能如此也。

聊斋先生一生悲忧穷蹙，借鬼怪狐妖抒胸间愤懑，相形之下，随园老人才声名藉藉，虽僻居江宁小仓山中，门下士数千，朝中多故交，貌似归隐，实有布衣卿相之权。袁子才可谓通达洞彻真名士、真大儒、真才子，胸次落落坦荡如砥，抱名妓于膝上，仍不失为大君子。生于盛世，一生光风霁月，又活到了八十二岁，文能寿人，也能寿世。

随园，随缘也。

这是题在尾页上的话：“二零一七年深冬读毕《小仓山房尺牋》，时冬阳如被。”